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
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以爲
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五終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六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瑄同校

唐玄宗明皇帝紀

帝諱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
未幾即帝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薨泰陵
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
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壬子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

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八月庚子

太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

丘氏曰天子之稱上至皇帝無得而加矣漢哀帝雖有聖劉太平之號然出于方士厭禳之說非加美稱也至唐高宗徇武后之意而稱天皇然止加天於皇耳中宗從韋氏之欲乃有應天之號彼昏庸之主固無足道玄宗以剛明之君有父在上臨御未久遽爲虛美之稱嗚呼名者實之賓無此實而有此名聞人之呼寧能不愧於心報於顏乎

癸丑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

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謀廢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于家○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
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
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
近而易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
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
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

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
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襲狎上皆
納之

本傳曰上講武新豐崇爲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欣甚
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然崇知帝大度
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
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
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
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倭冒觸憲網
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

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勢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王貞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監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

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謫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壬寅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甲寅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舊制雅

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
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上素友愛近世
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
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
藥回飈吹火誤焚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
而愈鬚何足惜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
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
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
錦綉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幄乙角反帷帷
西合象宮室也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
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不慎哉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
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
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玉奏樂
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萼逆各反花
附承花者也

花萼相輝義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無兄弟之意以名樓也賚落代反賜也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
慎清謹儉素不營貨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

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委積謂粟米薪芻也委於偽及積子陽德一作得得色謂容色自矜為得志也

○山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眾多除不可

盡土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

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

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

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

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監食不誅則廢法遂

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補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

得愈蛭職曰反水蟲也孫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

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

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故不

死也及長為楚令尹

膜蒙通反胡人拜也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

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事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丙辰四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燔若水曰劉聰僞主德

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常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六月癸亥上皇崩○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頌同平章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

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
逾年始授即將靈柩慟哭而死

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
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
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
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
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
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
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
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
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
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
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丁巳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工
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

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嘉從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

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

人論則作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爲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驪爲展筒鐵杜卷

辛酉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

甚衆請加檢括二月勅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

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

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

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

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

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

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

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
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
說脩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
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壬戌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
免雜徭寢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
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
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

此始矣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
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
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
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
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
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
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元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
常忠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癸亥十一年秋八月勅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

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甲子十二年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閒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檄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

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威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瑒且亮反括檢也客謂避役逃

戶非土著也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者為羨田皆民所隱匿者

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耘耔以時○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

彊若郭反滿張弩也彊馬一曰

射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十一月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繮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稱是謂牛羊與馬匹

相等也稱尺證反

○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宋州隋之州名今改為歸德州

戊辰十六年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己巳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辨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融為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庚午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無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
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
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
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
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
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各以謂下文官高者

卑者也罷官謂罷別就閑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是時上頗寵任宦官
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

不及所得遺賂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
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
力士常居中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
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
之

戟有衣曰榮戟之變枝之兵器也

辛未十九年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
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張

韶曰十哲謂左庶以張良為首曰穰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庶以孫武十為首管仲樂毅諸葛亮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

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

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皇帝克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徂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備

十哲之目爲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

也○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
外奏申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
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
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
甚多不可勝紀○十月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張
九齡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十五道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黔中嶺南各置採
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條二
千石不恤疑獄剝截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
碩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
賂行貨

甲戌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
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
悅之擢為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

○乙亥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
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
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上曰懷州之人其塗
歲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繁質樸士大夫皆服其

高酺音蒲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又漢律三人已上無故
群飲罰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者蓋聚
作伎樂高年賜酒麵懷州唐之州名魯山唐之縣名焉羽
委反于為歌名也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

言哉

丙子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
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
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柰何殺祿山守珪亦
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
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
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
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
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平盧唐之軍名奚之先本東胡宇文
之別種號軍莫奚契丹其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
號中京故曰奚契丹其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

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之西首
子余反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
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也孫武子者齊
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以寵姬二
人為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
其有及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構
室禍晉

致堂胡氏曰禍福各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
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
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帝
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
安祿山之姦狡則焉攸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

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
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
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
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
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反
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悞違
忠諫安得爲盛德哉

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
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
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朔方節度使牛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
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
以來惟舊相及敍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
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
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
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其
非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
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河湟州名○初
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
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切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

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
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
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
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踈之於是耀
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爲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

永嘉陳氏曰忠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
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
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
爲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猶可

以爲安也而盡言極諫甚者有幽厲桓靈之比百官效
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
祥美瑞人主所罕見而奇焉者也則視以爲不足信至
於一日月之食一兩暘之愆則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
招也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
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之所願爲者則強其必行則人
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
於汲黯張九齡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
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其所畏而取踈遠擯斥之
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奸欺之患生此

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方士以爲嘉瑞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之變則曰乾封之祥雨霖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事故士得以窺其所逆順以售其所喜之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吁可鑒哉

丘氏曰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飛龍廐曰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

馬食與飼同唐給九品祿三品四百石也一作飲三品芻豆補闕諫官名

○林甫城府深密人

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

少微通鑑卷之十六 唐高宗紀
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二十五年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瑤琚爲庶人賜死城東驛○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奉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戊寅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爲太子
已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

丘氏曰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

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
未盡焉若夫宣之爲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聖而已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
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謚矣
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
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
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
何耶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是
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
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
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八月以祿山爲營州都督

營州唐之州名

壬午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
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河東范
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
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

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
之後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
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舉於
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
範於此而遠者
效焉故謂之教

東萊呂氏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
外之制何其踈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
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
而方鎮遂成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
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
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

此其為方鎮以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
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
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
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
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
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
謂之曠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
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
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
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

爲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爲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爲藩鎮特未之考爾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與爲之首群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與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音載年也法苑
舜時名年曰載

○三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初武惠妃薨

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常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頴善承迎上意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華陽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戚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爲天子乎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

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乙酉四載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靈薦吉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顥爲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鉷志在聚歛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畧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深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色料名也

主掌諸色
之稱後者

丙戌五載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
節度事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
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
其全部而歸青海在臨羗縣西有旱禾海謂之青海吐谷渾西域國名瓜州西十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丁亥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
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
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祿山

得出入禁中因謂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
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史臣曰愚夫愚婦莫不有耻彼玄宗於祿山之亂貴妃
何昏昏乎太無耻耶引之入宮是自啓其姦烝之路使
之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之傾國之富以賞其淫
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
不以爲忌與妃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爲嫌蓋玄
宗耻心既失無惑乎其禽獸之行如此也

十二月命百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既而悉以車載
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

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跡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

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契音尤必滿結反虜復姓何力其名也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亨並領節度不出閣

戊子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歛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

己丑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

其橐駝馬牛噐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
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
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
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
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
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爲之其曠騎
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
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
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
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橐駝匈奴中奇獸名能負囊橐而獻物詬音姑詬病猶耻

也辱

庚寅九載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
始楊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范氏祖禹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
天以誅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思古昔始改
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
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
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孝
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
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

矣

辛卯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襦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也

帝音四合象官室曰幄平帳曰帟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又曰在上曰帟四旁悉周曰幄充實也物滿也

音保負兒衣也昇羊詣反

○祿山既蕪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天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壬辰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爲文部刑部爲憲部○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以楊國忠爲右相國忠爲人彊辨而輕

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幾務果敢不疑居
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顧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
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
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
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既出
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扼衣革反脫鳥貫反懼實苦反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
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
天下之施也聖主寧損已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已記曰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

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
之富國李埏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培克上下皆
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
不戒哉

癸巳十二載安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揚國
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
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祿山不協欲厚
結翰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是時中國盛強
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三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
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

五百里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于上上不聽○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事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祖禹曰管子有言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機發于朝夕蓋由置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盡給符告身常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

朱黼曰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必見人之所不見知人之所未知也夫豺狼之不可適禽獸之不可狎泰阿之不可倒持帷薄之不可溷褻雖愚夫稚子固能知之明皇獨不知何哉祿山柳城孽胡平盧僨將不獨張九齡知其有反相明皇固已知之矣以智略則卑下凡猥不足以籌邊以器局則淺陋庸愚不足以辦事連組累節極爵崇品玉食甲第濫頒瀆賞在諸王將相所不能得者一以此施之謂之何哉龍樓雞帳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賜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爲不平明皇獨無忤色其又何哉夫僭擬無涯之念每啓於權位之極畔渙不軌之謀多出於才力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待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詩曰覈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

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午祿山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上聞祿山已反乃使封常清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餘人乃斷河橋爲守禦之備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

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丙子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陷滎陽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丁酉祿山陷東京○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以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軍于潼關○顏杲卿將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也因祿山之亂乃即位于靈武其後克復西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而崩
堊建陵

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之矣

丙申十五載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

正月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

武○顏杲卿起兵統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歆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

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耶
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
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
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
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袞履謙等縛於中橋
之柱而梟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上命郭子儀進
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
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
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
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先是譙郡太守楊

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
至真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
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至雍丘與賈賁合令狐潮引賊精
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乃使
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
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
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
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
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瘡復戰賊遂敗走
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唐玄宗謚封
老子爲玄元

皇帝立廟于真源縣辟易驚卻貌漢書注云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礮他教反小石也礮音患統也礮連叶反城上女垣也純直偽反○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

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

路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挫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翰大敗哭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亦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校歸仁執翰降賊祿山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使○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

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

致堂胡氏曰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

忠又以及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年大壅而決此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勢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詬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一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搶揭其首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

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屍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致堂胡氏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徧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然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常諍勸以速殺則衆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云不聞夏殷之衰自誅褒姒以是爲玄宗之美則非矣使陳常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於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后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

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

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倓倓皆太子之子也倓音談鞚馬勒也偵問也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勢大熾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畧既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

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太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
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
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
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
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
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
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
下改元至德平涼府名靈武漢朔方郡也牋表識書也於書中有所表記之
本紀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
嗚呼仁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

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常氏遂
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
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
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
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
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
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
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

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事國長久亦曰幸哉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

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

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
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
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爲人千
餘被以黑衣夜繒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萬人得矢
數十萬其後復夜繒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
潮軍大亂焚壘而遜追奔十餘里潮漸益兵圍之巡使郎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遜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致堂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奏漢以後學者不能
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城而
已乎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
興復之望矣○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
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
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
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
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敕爲詔表疏稱太

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
上京朕不復與事仍命常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
詣靈武傳位○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
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舡載樂
器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呬盃上壽
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
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明皇分樂
爲二部堂

下立奏謂之立部伎
上坐奏謂之坐部伎

溫公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
衣菲食不耻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

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伎之巧自謂帝王
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
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使鑾輿播越
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
也

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歔
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
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鷄日
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
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

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邠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

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胃臆諸帥拱手避之○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作權鹽法用以饒○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

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

初安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

八千餘人號曰曳落河胡語曳落河猶華言壯士也曳羊列反陳濤斜咸陽之地名

華陽范氏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疎而猶以討

賊爲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丁酉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闍豎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安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位默齋陳氏曰祿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豈不昭昭然可爲萬世之戒哉

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柰何泌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
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
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
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
事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
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
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也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
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疆兵據富資益驕橫寢不用慶緒

之命慶緒不能制○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
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以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
帥○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
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
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
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
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
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士僮僕衣金紫
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華陽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

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即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乃收軍退還○九

月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冬十月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

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

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

賛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溫公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

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而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殲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奸邪之厚耶

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郭子儀等克復東京安慶緒

奔河北丁卯上入西京

葉音攝回紇君主號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

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表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惟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復以載爲年○夏五月張鎰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疆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入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李光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復叛○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吳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

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丘氏曰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入殺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爲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十六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冬十月子儀等大破安慶緒於衛州追至鄴圍之慶緒

窘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王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溫公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

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帥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眈眈焉畏其下苟得間則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

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
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
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
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
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已亥二年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
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
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
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
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

東京士民奔竄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史
思明不與慶緒相聞但日於軍中饗士慶緒不知所爲乃
上表稱臣於思明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殺之慶緒先
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思明遂自稱大燕皇帝○四
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
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
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
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
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冬十月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遁去

致堂胡氏曰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犄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

言所惡之事竊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爲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爲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揆非諂士也身爲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自上流久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父大賢寧肯以尚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爲國平賊益亦少貶以濟事爲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

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爲而謂子儀爲之乎使肅宗誠意
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儀受知
君臣而爲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
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庚子元元年四月史思明入東京○以京兆尹劉晏爲
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
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
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

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
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
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內上泣不應會上不豫
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
衛兵總冠老數十人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
不憚因不如暈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
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
兵竟猶豫不能決

茹音汝飲食也暈臭菜也
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

九峯鄒氏曰青蠅之士必不立於堯舜之廷桑中之女
豈能容於共姜之室故巫蠱之謗啓於堯母承乾之誅

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際而逢迎以遂其奸也肅宗當君父播遷之日而自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已窺其有無父之心矣雖以玄宗其心傳位然其臣之窺伺者固以逆料其欲而懷離間之謀矣劫遷之舉豈非肅宗啓之歟使肅宗誠有愛親之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慰勞之耶以春秋之法加之其能免於自刼之罪乎雖哀慕成疾而至於死亦不足道也

辛丑二年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

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兵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縊殺之朝義即帝位朝義思明之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常欲殺朝義而立之故有是謀也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范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爲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壬寅寶應元年以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將士作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建卯月以雲京爲河東節度使○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

元帥○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上崩代宗即位

華陽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致堂胡氏曰張后以逼遷聖皇爲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爲惡無疑矣后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

克欲因以斃之而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於艱難淑令不聞而力興滔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即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敕盡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纔十一年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爲中官悍婦所操窘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乎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

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

致堂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

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已不利已之間人君可不慎乎
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
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
乎

遂昌尹氏曰李輔國脅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
按法行辨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者何歟夫以天子
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西山真氏曰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溷
廁之慘其亦何利耶此可以爲小人稔惡之戒

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脩舊好且徵兵討史朝

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
懷恩時在涼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
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以雍王适爲天下兵
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以
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
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戊辰諸軍發陝州僕
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
申官軍至洛陽北郊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官軍聚擊之賊
衆大敗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
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煙火累

旬不減十一月露布至京師○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
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朔副元帥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六終